■责任编辑：张玉福　■版面设计：邱波　■责任校对：张军梅　■编辑邮箱：2433815512.qq.com　■新闻热线 13015271040　5160315

达拉特快讯　响沙 XIANG SHA　2018年12月27日 星期四　3版

生命有回声

◎ 李美霞

一

为了将父亲接到我这里住段时间，我费尽口舌，也算煞费苦心。

之前这十多年，自从我调进东胜，把家安在东胜，父亲就多出一条牵挂的线。每年春末夏初时节，他都会提前准备，大张旗鼓地到我这里住一段时间，长则一两个月，短则十天半个月。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相隔，一个是骄阳似火的燥热，一个是清风拂面的凉爽。父亲怕热，到我这里避暑，就成了每年的必修课。

长途车到站，我就看见父亲手提肩扛，在人群中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身体匀称，干练板正，我心里就十分欢喜。想起小时候随父亲一趟一趟回山东老家，每一次也都是这样手提肩扛，大包小包，体会一种将满满的心意长途跋涉带给远方亲人后的幸福与满足。如今，年过七旬的父亲身体还很健朗，这让我很欣慰，我也不难想象，许多年前刚刚年过四十的父亲，辗转从乡村小学调进乌海市的公立学校后，繁忙打点光景之余，最幸福的事情，应该就是看到自己四个子女挨肩长大的点滴吧。这两年，乌海到东胜可以搭乘去往西安的1688次火车，我就常常开车十几公里，到火车西站接他回家。夕阳晚照，他花白的头发一年比一年更稀软，被风吹拂着，一张古铜色的脸，在流年岁月中被逐年打皱、风干。

而2017年，父亲开始守着自己的老宅不肯出门，任我怎样邀请，怎样诱惑，不过讪讪搭几句腔，也因我是真心诚意不好当面拒绝，可还是将定好了的日期一推再推，终于秋去雁归，冬至雪飞，都未得成行。我一趟趟回去，无论中间间隔有多短，每一次都会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走向衰老。尤其是他的胃口和精神状态，都远远不及从前。

父亲一辈子爱吃肉，虽不是厨师，做饭手艺也是一流，煎炒烹炸样样精通。因为是地道的山东人，一辈子尤爱鱼虾海味。我小时候，每到父亲有闲时，就跟他到村子周围的大坝与河渠里撒网捕鱼。早晨出去，夕阳西下总能满载而归，父亲蹬着笨重的自行车，带着我从碧绿的乡野田间，从金黄的麦浪与成畦的葵花地旁穿过，校叶簌簌有声，父女俩宛如游走人间的画中人，想来清新自然。夕阳晚照，因意美来。我侧身坐在横梁上，疲累一天，总会在这种缓缓如岁月行进的路途中，背靠着父亲抓着车把的右胳膊沉沉睡去。

能吃到鱼，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最香甜的记忆。那时候，远在山东的姑妈也会给我们邮寄海味过来，成袋的虾米、乌贼、晾干的各类咸鱼。每收到包裹，家里总要热闹一回。父亲变着戏法一般，将看似陌生古怪的生食变成香飘四溢的海味大餐，香味融进屋顶树梢袅袅的炊烟，一直飘在我的记忆里。

再往前退几年，我还记得家里炖鸡了羊肉，我们满盘子找瘦肉块找土豆茄子吃，而父亲和二哥则将我们挨拉在一边肥瘦参半的肉块夹进碗里，就着一杯酒大口大口吃的津津有味。也因为这，兄妹几个轮流在饭桌上明令制止他，不让他陪心所欲的吃肥肉，不让他毫不节制的抽烟喝酒，怕他身体健康受到影响。不过，父亲因为锻炼有度，身体一直比较硬朗健康，因此老年人的"三高"问题，一直没有。

可是，从去年开始，父亲对吃食也不再感兴趣。我数次回家，带他在外面改善生活，父亲也不再像之前一样，有非吃不可的东西，思付良久，也不过摆摆手说，没啥想吃的。两个哥哥按照他的指示在厨房里大汗淋漓炒菜炖肉，他也不过轻描淡写地扒拉几口。之前逢肉必喝几口的乐趣也逐渐消退，饭桌上的他默不作声，一家人的饭就吃的索然无味，兄妹四人为了提高他吃饭的食欲，放奔了之前的吃饭禁忌条例，能喝的刻意陪他喝上一半杯酒，不能喝的，替他挑拣两块易啃得肉，我因是家中最小，泼皮惯了，就入角入戏，没大没小拿父亲开涮，拿他的儿孙开涮，极力营造一个如从前一般热闹喜乐的饭桌。即使这样，父亲也不过应景浅笑几分，不论饭菜多喧嚣热闹，饭毕，必推开饭碗就走。

父亲变得心事重重。

2018新年之前，父亲特意上街新买了一个影集，将珍藏几十年的陈年旧照一张一张归纳梳理，将我们兄妹四人的照片按照年岁大小顺序依次插放，影集就放在父亲的枕边，方便他随时拿取翻看。他开始无限回味从前，对照着某一人某一张照片长久凝视，沉浸在回忆的思绪里，一坐就是半天。

我想，父亲一定是在回忆里聆听，聆听岁月赋予生命的回声。

二

父亲一生孤傲，性格耿直好打抱不平，话语不多好仗义执言，所以兜兜转转一生所交朋友不多，能时常见面并敞心说话的朋友就更不多，极少的朋友中，有曾经的乡间邻里，或是曾经的学校同事，更多被他念念不忘的，是他一生铭记的恩人。

我们几个相继长大成家立业之后，父亲已提前退休在家。奔波半生，人生主要的担子已然卸下。退休后的他，人生的角色也做了转换，从为儿女铺路搭桥遮风挡雨的主要角色，成为游离在儿女人生热播剧情中的配角。帮这个交交电费，帮那个接接孩子，替儿女紧张而忙碌的生活寥解后顾之忧。大部分的时间，他和母亲收拾庭院，买菜做饭，等待儿女回家吃饭。一早一晚，他必陪着母亲到公园锻炼，稍听得母亲身体不舒服，就如临大敌，配药买药端茶倒水精心呵护。我们有时候觉得父亲有点小题大做，开他的玩笑。父亲往往红了脸，不好意思地说：你妈这辈子跟着我没少受累，小病早治，也免得她到时难受。

我一次次缠着父亲给我讲从前的经历故事时，父亲就一定会提到他今生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就是随父亲从山东一路漂泊，最终客死他乡的奶奶。

我没有见过奶奶。她的点滴琐事，性格为人，大多是从父母嘴里得来的。父亲一生珍藏着的一张母子合影里，年轻时候的父亲浓眉阔脸，站在奶奶身后。奶奶手扶双腿端坐，一身黑衣，偏襟短衫，更显身体矮小瘦弱，绾着旧年代的发髻，面目满足安详。

爷爷早逝，刚满十七岁还没有完成师范学校学习的父亲，就被迫与奶奶踏上了逃荒的旅程。母子相伴，从山东荣成，一路饥寒，行走在边乞讨边赶路的流民洪流中。漫漫逃荒岁月，涂抹并隐匿了父亲如青葱一般的青春，也勾勒着一个家族未来的希望。

身边的老娘小脚羸弱，缺吃少喝摇摇欲倒却一路执着地喃喃自语，父亲贴耳近听，他的老娘只重复着一句话："山东荣成邱.龙村……"

这是父亲的父亲祖祖辈辈扎根的地方，是娘俩身后早已不见的家园。这位执拗的山东妇女，在昏暮之年不得已怆然选择背井离乡，无奈之情可想而知。路高水远，她如念佛诵经一般，试图将浓重的山东口音，辗转揉踩进跟跄蹒跚的脚印中，一路翻山越岭，将如树木繁密的根须一般已根植于故土中的血脉乡音带到遥远的他乡。

"日芒茫，饿断肠，黄河欲尽天苍黄。"

从山东老家到河套故乡，数千公里的路程，父亲和奶奶辗转而行。冬去秋来，当河水随着"几"字弯的堤岸缓缓拐进河套流城，一路风雨颠簸的奶奶一头栽倒在一片葵花地里。

落脚河套平原的父亲和奶奶，一步一个脚印，开始在巴彦淖尔一个朴素平实的村庄里扎根。从此，不论是波涛翻滚，还是平缓如镜，茫茫大海已经成为父亲身在异乡挥汗劳作的唯一背景。潮涨潮落，每一滴浪花都悉数隐入一颗思乡的心，伴随着母子俩在黄河岸边的异乡人生。

当母亲踏入这间破败却也整洁的小院，在春水秋露之间躬身行走，栽苗点豆，也就将自己的一生融入阳光下的田野，融入校叶飒飒的树影林间，融入汩汩流淌如河水般浑黄沉重的耕耘生活，父亲的双脚，才终于真正锲入这一片敦厚肥沃的土地，从此沾满晨间暮霭的露水与四季斑驳的泥土。

蝴蝶漫舞，瓜果飘香，日子一天天有了起色。屋后的袅袅炊烟飘散在清风中，晕染着夕阳里的古朴村庄，为红锄晚归的人裹镶一道灿灿的金边。

奶奶去世前，身患肝癌。数年漂泊，一颗心未安稳妥帖。当年一路颠簸早已被风雪覆盖的串串脚窝，如今常常在梦中出现，清晰着回时的路程。层层海浪涌入思乡的梦境，如从前一般震耳欲聋，那是生命的回声，声声呼唤着远行的人。

病床上是病入膏肓的奶奶，病床下是泪眼连连的父亲。本已身形瘦小，经历了疾病的折磨，更显形容枯槁。此时的奶奶已不能自行大便，因肝火太盛肠路不通，痛苦万分。父亲便一次次用手指伸进奶奶的肛门，一次次帮助奶奶排便，用一颗孝心为她减轻痛苦半分。

多年后，母亲和我们谈起父亲对奶奶的顺孝仁心，总是感叹，自己当初嫁给贫苦的父亲，是一个女人一世婚姻选择的幸运。

多年后，父亲却不再愿意提及自己当年在奶奶床前憔悴无助的场景。面对这个跟随他渡过漫漫贫寒岁月的伟大母亲，父亲心中隐藏着深深的愧疚与遗憾——没能让弥留之际的奶奶，再看一眼平静的海和翻打的浪，再听一听浓厚的山东口音和海上时时传来沉闷的汽笛声；再沿着舒缓平坦的小路，登上成山头的山坡，去远远眺望无际的大海，和散落在大海上或远或近的一艘艘渔船，在月明星稀的夜里，看着一盏盏海上移动的灯。

奶奶去世后，父亲带着奶奶的骨灰回到山东老家，在大海边安葬，这个漂泊异乡的灵魂从此回归大海，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壤，浪花沉定，叶落归根。

三

父亲四十二岁的时候，为了我们兄妹几人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好的人生前途，举家前往八十年代的新兴城市乌海，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迁移。这一次，陪伴他渡过艰难岁月的，是我朴实善良的母亲。

乡村田野中已属殷实富足的生活从此不再，父母亲再一次开始了身在异乡的困顿生活。那时候，母亲已不再教书，刚搬进城，全家大小六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支应。每年秋天，爸爸任教的学校为职工拉冬储菜的时候，我们家登记的菜量总是最多的。白菜，土豆，陪着这一家人从冬吃到春，再吃到夏。

无地可种，无书可教的母亲，如父亲的一膀一臂，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开始了艰辛的创业过程。这个从乡间走出的女人，凭借早已渗透骨髓的踏实勤劳，凭借缓缓向前的黄河水韵以支撑，对抗着水泥堆砌的孤独和置于他乡的不安，对抗着风雨飘摇举步维艰的人生前景。

记忆中，家里总是在盖房。

一处偌大的院子，原本只有教室改装的两间房，母亲和父亲就一次次琢磨规划、动手翻盖，盖起横平竖直一间间房，窗明几净。一个临街的小卖部，空间逼仄狭小，从此成为母亲俗守尽责，养家育儿的广阔平台。

小卖部无门，只留有一个窗口。大部分的时间，母亲就在货架前点饶进货卖货，中午和晚上一家人在后屋吃饭，就总听见买货的人敲击窗户的声音，刚端起饭碗的母亲就急匆匆寻声而去，或干脆端着饭碗在小卖部里吃，生怕漏掉每一个顾客，少赚了半毛一分。

那时候生活艰难，我常常在半夜醒来，听见父亲母亲在另一屋里絮絮叨叨，周详安排。除了养育儿女费心费力，也必须计划挪对，用一家人嘴里省下的口粮报答着毫无血缘之亲的姥爷，回报姥爷当年对母亲一碗饭一碗水的养育之恩。再后来，母亲的生意逐渐做大。她利用小卖部旁边的另一处门面房，开了一家沙发店。两个店面一墙相连，墙上开了一扇门，方便母亲两头兼顾。

开沙发店，除了雇佣木工和缝纫工，其他选料上料的事情就由母亲全权负责。有时候单多活多忙不过来，母亲就亲自上手比对裁量，然后脚踩缝纫机，哒哒哒缝扎沙发套。

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学业繁忙，秉烛夜读的时候，就总会听见隔院的木匠房里传来哒哒哒的踩踏声，在寂静的夜里分外清晰。这种敲打着节奏的艰难生活，是留在我记忆里最有生命力的岁月回声。

母亲在六十岁猝然离世后，父亲从此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我能理解一个一生中奔走在大海边，奔走在黄河岸的男人，一次次失去陪伴，一次次失去依靠的疼痛与恓惶。那是一种似被抽筋剥骨后的虚软，那是一种如雁脱群后的空虚。从此，儿孙虽在眼前，父亲的世界却再无繁华，他总是孑然一身行走陌巷，像一只折翅的孤雁，又像一只单桨的舟。

那天，我带着他出门归来，途中穿过黄河大桥。夕阳西下，黄河水宽阔如海，安静如溪，已不见河水汩汩，波涛咆哮。父亲隔窗而望，久久凝视。我知道，父亲一定能听到缓缓流淌的河水里蕴藏着的巨大回声，如记忆中的海浪一般震耳欲聋。

再走一程，明云密布的天空终于下起了大雨，硕大的雨点敲击着车身车窗，鼓点簌簌，让我想起多年前的深夜里，母亲踩踏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铿锵有力，那是岁月赋予生命不绝的回声。

母女晨练

◎ 韩成元摄

张秀诗四首

经年

壮岁经年总奔忙，白日横刀夜疗伤。
双面不与世人解，输掉柔情半生狂。
路未尽，秋未央，迎送斜阳几多长。
文字抒怀万重意，遍看人间是沧桑。

望月

吟罢归来月已高，又把闲字走一遭。
无趣世俗多诗绪，拈来锦句随口飙。
繁星秋水夜凉凉，高楼寂梦人悄悄。
独酌窗前同谁醉？只见冰轮挂碧宵。
人无返途少年时，月有轮回无终老。
岁岁光明不饶人，年年明月与人好。

我久青春一首诗

我久青春一首诗，桃李待开憧憬时。
几度风雨凋碧树，三载愿景复苏迟。
我久青春一首诗，铁车工衣劲炽时。
披星戴月芳华逝，抽身已是岁月迟。
我久青春一首诗，踏跑已至待嫁时。
傲骨示人红尘远，春风不度意迟迟。
我久青春一首诗，余生再无少年时。
桃李灼灼年复年，有心耕梦不觉迟。

隐市

毗邻校楼是我家，小院窗下几枝花。
八仙桌旁聚雅士，琉璃杯中盛情话。
忙时收入银二两，闲来坐拥书一架。
朝云暮雨过耳风，远近是非不管它！

晨　雾

◎ 朝鲁盟

初冬时节，塞外已是寒意浓，雨水丰沛的年头，地热的积累散迟缓慢，热辐射给急速入侵下沉的冷空气戴上了一层围脖，交织互融，比起乡郊的农机手们，小汽车的车主们则多了一道冬日的风景，可以免费的赏析每天清晨汽车窗棂的冰晶花，有些匆忙的人儿却也多了几分烦恼。

穿梭在小城中，披着新时代的朝气，驶过清晰的街道和麻密的树枝，小广场的巾帼团依旧在热情洋溢的晨练，伴随着城市节点的号角声，抵达了城镇驻留地，闲暇间观赏下城市风景，才发现冬日的晨雾，是如此的气势恢宏，磅礴，聚拢在天空中，绵延在视界里，浸润在楼宇间；远方，冬日半悬在朦胧的楼影上，看起来日编扑朔宏大，温暖的阳光，在努力的穿越寒雾，直射或是折射到地面，给凝视这风景的文字摄影师以心灵的鼓舞。

近午时分，晨雾才渐渐消散，退却，天空辉映出青色质底，依稀间才发觉，这晨雾，明明是风景，却也成了画相册。

邪说"名人"逗法

◎ 达家

安静了好一阵子的央视前名嘴，现时又忽然名声大震，粉丝如潮。当然，这次发作已不是"俩嘴毛"式的口水官司，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关明星收入，事关明星偷税漏税的大问题。

对于明星收入以及涉税这类敏感话题，其实由来已久，社会各界对此都不愿轻言，从而使其逐渐膨胀，面对偌大一个"脓包"，竟然没有多少医生肯下刀，不是治不了，是不知刀下何处。而名嘴此番刀使屠龙，捅裂了这个隐秘地带，确实拿出了一定的勇气。这一点，真的应该点赞。不过，在一片大赞声中，我以为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浑浊不清，仍存变数。病患无诊断，下刀需谨慎。

一是近年来的明星收入，动辄万，亿，看的许多行业眼红，但又击之无据。有关方面其实洞察秋毫，可惜对于明星或不明星之收入，并没有做出硬性规定加以限制。其中演员的演出费从百到亿，多少为宜？演个死人，头发挠乱，涂些红水，上去死一回，几分钟到手百八十块。假如颜值超群，演技出众，又懂规则，能争个一号二号，恐怕出场费起点就得以万计。这在演艺界由来已久，没有哪级政府出来规范过市场。换句话说，"脓包"大是培养的，收入多是明给的。普天之下，自演艺界时兴"走穴"以来，没花高价请明星演出助兴的有几地？一部戏完成，你挣一元或一亿都合规。因此，排除违法违规行为，就只收入超高一项，棒打明星有失偏颇。如今，面对市场经济，物欲横流。唱歌的跳舞的赐球的玩蛋的，只要法规许可，百分百的主动给自己涨价，而制片方和其它行业俱乐部，为挖人才百分百的的无序竞争，造成事实上"物价"暴涨，整个社会劳动分配畸形发展。冯导演范女星收入巨丰，好歹还出演若干有影响的影视剧，为广大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有球星一年不进一粒球，千万以上收入照拿，又当如何？平抑收入可以，那么，多少为宜？我们的民众，有和明星握手后五天不洗手的，怕洗掉星味儿。有一生只想见明星一面，见不上遍的父亲自杀的。所以说捧明星上天，始作俑者其实是媒体和我们自己。特别是媒体功不可没，死盯明星一举一动，各种活动都请明星捧场，就在眼下，青岛峰会前的央视广告片，同样请了明星们大赞青岛，基本没见有科学家，军人，工人，农民出头亮相。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明星到底是怎么明的。所以，面对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公正的现象，只出手撕扯"戏子"（抱歉这称呼含贬义），怕也于事无补。关键在于要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因为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目前没有出台价格法规予以调控，贸然平抑就会制约发展。而立规尚需假以时日，绝不可能明天天亮就公布。当然，收入已然很高的明星，仍在纳税方面装神弄鬼，那又另是一说，揭你，抓你，判你，活该。

二是某名嘴，举报明星偷税有功，税务部门按规定发奖金应该。但赞之应有度，用不着举国大赞，更不宜歌夸诗颂。你掌握了某些明星利用明阳合同套取收入，偷税漏税欺骗国家的黑幕，作为央视前记者，前名嘴，理应及时剖开黑幕。但只是悄悄保存在库里备战，做为和别人争气斗怨的杀手锏，如今为遏制《手机2》的拍摄，方取出打人。究其本意，并不在维护国家利益国家法规。对国家无心插柳，图个人复仇泄愤，此种作为感觉不值大夸大赞。我挖个菜窖，意在储菜，不巧掉进贼窝，我就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就该编首歌唱我？再说，因为某部文艺作品对号入座，而叫阵，而放马讨伐，本就输了气度，继而还放言将对刘作家女儿不利等等，更属于黑社会式的宵小手段，说实话算不得好名嘴。此名嘴当初和方舟子论战时，就因为俩人同在法庭上互相谩骂而被法官训诫：公众人物，要有气度！。

揭发违法行为，不管出发点如何，可赞。但不拘老幼，排头砍去的攻击行为有失身份，至少战法有点可笑。而我们远在天边的芸芸众生们，对其内幕知之甚少，听风是雨的年龄和年代都已过去，捧他何益。放了我们缰绳，努力努出屁来，也发动不了五个以上的追随群众。

那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吧。

杂文